

饱满的味道

■ 赵国章

五月，端午，且近，且远，且忙，且满，且安。

早晨起床，看到朋友圈转发的图片，配图文字是“今日小满，小得即满”，这才想起小满过后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了。于庄稼人而言，这是个头顶烈日、刻不容缓，需要左右开弓抢收抢种的关键时节。

晚上，干了一天农活的母亲吃过晚饭，收拾好厨房后，端出一大盆盆泡好并控干水分的糯米，搁在堂屋小桌上，便开始了下一步的忙碌。只见她左手托展小蒲扇似的笋壳叶，右手用铁勺挖起满满一勺晶莹剔透的糯米，接着一包一折、一卷一捏，再拽两根龙须草一拧一绑，一个比巴掌还大、厚厚实实的三角形粽子便成型了——它像蝴蝶又像星星，被放进另一个瓷盆里。

母亲麻利娴熟的动作，看得站在桌旁的我眼花缭乱。昏黄的灯光将她的身影投射在墙上，时而拉长成倾斜的电线杆，时而聚集成微微晃动的陀螺。困倦的母亲不时打着哈欠，攥紧拳头将路

膊弯过后背，“哧、哧、哧”地用力捶打着脊背。

此时，屋外万籁俱静。月亮早已沉下西山，只剩点点繁星缀在夜空。突然，村外田畴传来一声凄凉的狗叫声，村口瞬间爆发出两三只黄狗的接应狂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母亲急切地喊着我的乳名，硬是把歪倒在板凳上鼾声如雷的我喊醒，说：“赶紧到床上去睡，明早起来吃你念叨了几个月的粽子、鸡蛋。”

“豌豆八哥，豌豆八哥……”

“水咕咕，咕咕，水咕咕，咕咕……”一阵天籁般的高音和鸣，把我的梦掐断、揉碎，紧接着传来母亲的轻声呼唤。我刚一起床，便被母亲拉住小手，在朦胧中踩着湿漉漉的露水，径直走向屋后的草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母亲在践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仪式，也是她表达爱的独特方式。

母亲蹲下身子展开毛巾，动作从容得如同油画大师在宣纸上挥毫泼墨。她先是用沾满露水的毛巾，从我的额头轻柔地擦到脸颊、脖子，而后

又走几步蹲下，用毛巾在草尖上轻轻拂过，再站起身，将我的前胸、后背、双腿和脚裸仔细擦拭一遍。那时懵懂的我，只感觉吸入的空气格外清甜，就连擦在脸上的露水，都带着浓浓的泥土芳香。

擦好后，母亲也为自己擦了擦脸和身体，重复着去年说过的话：“这端午节的水是‘白’水啊，大清早用它擦遍全身，能保一个夏天不长痱子、热痱、毒泡，也不起湿疹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母亲口中端午“白水”洗脸擦身，寓意着百毒不侵。

回到家，母亲拿出父亲提前准备好的雄黄蒜瓣酒，用棉球分别在我的耳朵、鼻孔擦几遍，说道：“煮鸡蛋在案板上，粽子也剥好了，红糖在碗里，蘸着吃了赶紧上学。”

走进厨房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盆鸡蛋，黄澄澄的，蒜瓣和粽子静卧其中。深褐色的煮蛋粽子水里，还漂浮着母亲按端午传统，提前采回的猫眼草、水冬草、野薄荷和牛筋草。这时，我瞥见父亲趁着露水未

散，从地里割回一大捆艾蒿。母亲说：“这可不是一般的艾，它是温经驱寒的上好中药材，是你爹当年当兵复员时，特意从广西带回来栽种的。”父亲正将一把把翠绿水灵、清香扑鼻的蕲艾草，依次插在大小门口、所有窗口，以及鸡笼、猪牛圈旁。

母亲连夜包完粽子，将它们一层层摆进大铁锅，再压上一块石板，加水后放入鸡蛋、大蒜，混合一锅，于夜半三更点火煮，才算完成一桩心头大事。我敢断言，母亲那夜基本一夜未眠。

长大移居城市多年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鸡鸭鱼肉早已不再稀罕，皮蛋、咸鸭蛋、卤鸡蛋成了生活日常。豆沙粽、瘦肉粽、腊肉粽，以及包着蜜枣、花生、核桃仁的粽子，甜的、咸的、五香的，还有馅料五花八门的高中低档粽子，在大小超市琳琅满目，随时可挑选。但潜意识里，始终挥之不去的，是时光深处故乡那且近且远的端午节记忆，那些没有任何辅料的原始粽子。因为，那里面有饱满的、不可替代的双亲味道。



襄阳古城记

■ 胡盛源

襄阳古城者，始筑于汉高帝六年，其先为楚北津戌，自东汉刘表莅襄作荆州牧治，历为州、郡、府、县。宋代建缮，增石砖瓦；明邓愈扩其城，东西十四里，高下二三丈，内夯粘土，外砌青砖，背依岷山，迎于汉水，东、南、西凿以城堞，捍焉庇焉，城墙完备，壁垣坚固。古云：“取襄阳者，得中原，定天下”，则知襄阳之重，或有此焉。

乙巳年初二，父母大人载予往襄阳古城，时劲风凛凛，郁霏萧瑟，雨雪将至。车临夫人城，遂援步而行，沿墙而趋，外车络绎，人行渺渺。经百余步，始至古城，其先有六门，今存者唯二北门耳，即临汉、拱宸是也。临汉接江，素为北门之锁钥，望水鸭绿，似葡萄初发醋。位中而上下分，齐昭明南门之所在也。拱宸实北，御州抚史之所居。墙深三十余步，行而豁然，摩肩接踵，人潮涌动，异乎前之所见也。随流而登城，极目所视，堞堞四万余，石砌面墙，升楼而览，有砖石馆陈列焉。集古城砖之所制建，数风云之所变迁，历历在目。复行，则廓廓广狭，彩灯高照，旌旗飘扬，春联张附，年味人间也。

呜呼！襄阳之城岂徒砖石之垒乎？实乃华夏精魂之所凝也。观其千百年间，铁马冰河裂城垣，烽烟旌旗改朝纲，然城恒立不颓者，盖因民心如夯土，文化似青砖，而代代相筑也。昔宋元鏖战，军民守城六载，血染堞齿仍歌《满江红》；韩夫人夜缝战袍，弱质之躯亦擎火把补城墙。此非独战事之壮烈，更见匹夫守义、妇孺担责之心性也。城可毁而文脉不断，墙可摧而风骨永存，今世之“守城”，亦当守此浩气于浮世，传薪火于未央也。

暮色渐合，城堞隐入苍茫。父母倚栏远眺，絮语当年战事，余独抚砖细辨，忽见某处砖铭“洪武七年襄阳府造”，苔痕斑驳处，竟有新草破隙而生。归途风起，雪霰纷扬，城头旌旗猎猎作响，似与历史同频震颤。方知华夏之城，终不在砖瓦，而在万家灯火，代代赓传，亘古永续也。

（作者简介：胡盛源，生于二零零四年，湖北襄阳人。山东曲阜阙里书院文游班学生。）

金刚碑古村记

■ 许宸

去缙云之东七里，地少阡，林渐幽，转行复数百步，诣于村首。是则环两山之隈，下闻水声潺潺。傍见屋庐，具古状；时有路标，术径皆识，晓是嘉境也。行七百余步，而后屋构森森，鼓身直下，溪洞豁然。跨水架壑，苍翠环合，而古村之大观至是始呈矣。

待雨霁，缘溪行，上榭亭房，咸依山而建，檐牙相亚；其间苍苔深蔚，自古遂然。散行数十步，有庭院曰井天，剑气溢宇，欲一往而窥焉，以其境无人，故过之。度石梁，得阶门，额财神匾，赫然其上。乃循阶而访之，烟云益深。及庙中，知为康熙中所营也。盖于今三百年矣。见乃祠关帝，焚香默祷，法喜内应。余不解财神何为关帝，讯于青冠，青冠一一为具言。出门左折，值姻缘阁，循阁而上，斗然如城郭。凭郭眺眺，景落雾落，万树栉栉，直不可复谋目矣。间有老树二百岁，合三十围，危然立崖隙之侧，不复与天地终焉。

旋复溪岸，得一宅，云十力老屋，熊氏十力先是来寓于此；而老舍、田汉、郭沫若、柳亚子氏，亦时有往来焉。行百余步，街肆繁华，或茶馆饭店，或文创之属，幡移影动，行人袈袂。余癖好幽胜，乃寻陌人闾处，忽见轻丝素帛于路，隐然有所未至。至则一巷在焉，憩所、酒肆俱如常，然竟无一人也；余甚异之，盘桓犹夷而去。出巷口，方知“飘零巷”其名也，襄昔虽富巨万，今皆寂寞逐尘矣，岂不可叹息哉？楼曰盼归，屋曰伶仃，冷冷旧物，不知民国与清也。更下百余步，嘉陵江横在目前，烟渺如纱，波静如练，与夫江介之清风茂树，摄人心魄而不能走也。

北过澄江桥，地势逾迥。登陆涉阶，得蕉园，元为民国翁文灏之所居；其旁出温泉，待月黛江，真闲散有致矣。西行少许，有一美术馆，雕绘皆栩栩若有灵，瞻玩久之，独不见他人来，岂其为我而设耶？未可知也。出，遂觅咖啡店，坐花街畔，兴尽而返。

唐子西诗云：“世味门常掩，时光罩已便。”类极妙矣，然不复知他日异日，便乎乐乎？悲乎乐乎？人事亦有所不同矣。渝州素号山水之区，青峰无数，原隰轲轲。相传唐人之路此者题于巨石，号曰金刚，遂以碑名。清初商旅大贾多汇于此，雄富一方。洎于民国，政要、名士之流亡来寓者伙矣，而碑村之兴荣亦至是而极。旋以世事流弊，几成榛莽，冠以“古”字，又见苍凉。今虽修葺一新，抚其故事，蹈其旧址，自不能无怀矣。然后之视今，庶能免于斯者夫？或恐未能也。

不得其寻者二：一金刚碑，或云隐于深山；一勉仁书院，今翻作宾馆，盖殊非其旧矣。乙巳正月癸卯许宸志。

（作者简介：许宸，生于二零零五年，重庆渝北人。山东曲阜阙里书院文游班学生。）

儿时的端午

■ 聂斤

“大懒虫们快起来，露水都要晒干啰！”母亲的吆喝破窗而入时，屋檐下的鸟鸣正抖落第一缕晨光。我揉着惺忪的眼睛刚要翻身，眉心忽地一凉——母亲蘸着雄黄酒的手指已戳到我眉间，在我额头画起了护身符。“端午酒，驱百毒。”她哼着自编的歌谣，酒香混着艾草气息在晨风里飘散，耳垂被酒液沾得发痒，倒真像有蚂蚁在爬。每年端午节，母亲总要让我们伙伙一口雄黄酒，并在我们身上涂抹以防蛇虫叮咬或钻进耳朵里。

猪儿粩是“出征”前的奖赏，捧在手里热烘烘的，新麦面的香气早已透过桐子叶，扑面而来。背篓撞在门框上“咣当”一声，哥哥早把镰刀挥成了风火轮，我立马像跟屁虫一样飞了出去。五月的清晨凉风习习，蛙声低沉。大山是座草药铺子，艾草顶着银白绒毛在晨光中摇曳，折耳根在沟渠边探出紫红的芽尖。露珠还凝在薄荷叶上，掐断茎秆时“啪”的一声，清凉汁液便染绿了指甲，含一片在嘴里提神醒脑。这些青翠的精灵被我们成捆背回家时，母亲总要凑近深嗅：“端午的草木都沾着仙气呢！”

真正勾着我们馋虫的，是灶房里飘出的麦香。新磨的面粉在搪瓷盆里涨成云朵，案板上的面团被母亲抻得像月光一样长。我至今记得她手指翻飞的模样，仿佛给面筋施了魔法——两股面筋刚碰着指尖就自动绞成了麻花辫，这看似随意的动作却凝聚着母亲娴熟的技艺。炸麻花是儿时端午节的重头戏，母亲“手巧”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。油锅里的“滋滋”声应和着柴火的“噼啪”声，金黄的浪涛游上来一尾尾酥香的“小黄鱼”。

“看我的九转大肠！”哥哥把面团扭成夸张的螺旋，活像一截卤过的猪大

肠；我则把面团搓成“一根营养不良的红豆”；两个弟弟的脸早成了小花猫，面疙瘩粘在鼻尖上、下巴上，晃悠悠，祖母笑得合不拢嘴。母亲的大手贴在我的小手上，在面团上跳起“探戈”，“手把手”地传授麻花制作技艺。面香揉进掌纹，搓动时光中的母爱；油星溅上衣襟，点染生动的童年。当第一锅麻花竹编筛子里列队，馋猫们伸出的爪子总被轻拍回去：“急什么？放凉了才酥脆！”

那年我十岁，终于搓出了人生第一根合格的麻花。面团在掌心慢慢苏醒，像握住一朵会呼吸的云。夕阳把艾草的影子拉得老长时，父亲的酒碗碰出清脆的乡音。今天是他们的休沐日，卸下农具的父亲仿佛年轻了几岁。而我们早化作脱缰的野马——铁环滚过晒场，金属与青石板擦出火花，悦耳的声响惊飞鸡群；烟盒甩出的“啪嗒”声在暮色里此起彼伏，陀螺旋转着童年的梦，旋出月光的清辉……等到蛙鸣漫过田垄，星星躲进云层，母亲们的呼唤穿透薄雾：“小祖宗们，灶王爷都打哈欠啦！”小伙伴们中若有一人率先响应，其余顿作鸟兽散，各自归巢，打谷场安静下来，山村进入梦乡。

如今每逢端午，超市展柜上，粽子礼盒琳琅满目，各种口味的粽子正襟危坐，却引不起我的兴致。我总想起儿时那些歪歪扭扭的麻花，它们散发着新麦面的馨香、裹着菜籽油的味道、藏着母亲手心的温度，在记忆的油锅里永远金黄酥脆……原来最珍贵的端午节秘方，从来不在粽叶里，而是在那个麦香与艾草香共舞的清晨，在母亲用雄黄酒绘就的“护身符”中；在那个渐行渐远的乡村、那个不知疲倦的打谷场，在我们追逐铁环时扬起的灰尘里。



《吾乡》李发山作

汉江河畔的“阿勒泰”

■ 李锦芳

广袤无垠的草原被羊群剪成流动的绿毯，清澈如镜的湖泊倒映着游牧迁徙的剪影，篝火噼啪的夜晚，转场小路通向琥珀色的天边……电视连续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的北疆美景，一下子点燃了我心中的向往！我曾一时冲动谋划着去看看，后因种种原因终未成行。阿勒泰的朝云暮雪、牧歌晚霞，在失眠的深夜化作星辰，酿成月光酒，让我梦醉其中……直到春天的某日，在郧阳区安阳镇的汉江拐弯处，我撞见了另一个版本的“阿勒泰”——春水初涨的汉江绿谷。

晨风中的汉江绿谷，是一幅被露水浸润的水彩画。当晨雾漫上堤岸时，我脱了鞋袜任湖水漫过脚面，恍惚间竟听见了额尔齐斯河涛声。站在草坡顶端鸟瞰，汉江在此处向东蜿蜒十余公里，仿佛一位恋旧的旅人，徘徊良久才折向西南，在拐弯处形成一个内湖，这就是现在的绿谷。这里绿草如茵，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，车前草、七星莲、蒲公英在微风中摇曳，像是大地缝制的碎花裙裾。

春光明媚的周末，草地上早已冒出各色帐篷，孩子们追逐翻飞的蝴蝶，笑声惊起一群白鹭掠过水面，翅膀划开粼粼波光。年轻的母亲带着稚童坐在天幕下，将书本摊开在膝头，时不时抬头望

向远处的湖景。摄影迷们把镜头对准草尖上颤动的露珠，那些晶莹的水珠里，倒映着整个世界的初醒。

沿着草地走向湿地深处，除了野花，更有美味的野菜。荠菜开出洁白的花朵，等着游人采摘；野辣菜每一棵都长着一大把鲜嫩碧绿的菜苔，这可是做酸菜的上等原料；萌萌的灰灰菜招摇着小手，仿佛在喊“来呀来呀，采我呀……”那些懂生活的游客将它们顺手采来，帐篷边的烟火里，立即有了春天的味道。

其实，我已多次游玩汉江绿谷，不同季节，不同游伴，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，收获不同的心情。它如同一本厚厚的书，常翻新，我却总觉得没有把它读透。

去年秋天，我因意外受伤行动不便，在家里憋了三个多月，等能自由行动时，已是万物萧条的冬季。在一个晴朗的周末，我们一家到汉江绿谷晒太阳。当一大片草地突然出现在眼前时，我喜出望外：这不就是想象中的草原吗？几坡几凹，绵延不绝，辽阔无垠。草地边一大片十样锦花儿，在料峭的北风中开得兴高采烈。观江台上的垂钓者，手握钓竿，神态悠闲，小马扎旁摆着黄酒，几尾翘嘴鲌在塑料桶里吐着泡

泡；远处的江面上，白鹤、黑鹤成群飞过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候鸟匆匆赶来又匆匆飞去；有人将电子琴支在江边，边弹边唱着江风唱歌，歌声空旷而辽远。夕阳西下时，一群青年男女匆匆赶来，在草地上铺开垫子，摆上烧烤、凉菜、啤酒，边吃边唱，开心地大笑。他们的笑感染了我，引得我也一起大笑——我消沉了一秋的心情，终于御风而飞了。

还记得十年前的一个秋天，我与十堰文联的朋友来汉江绿谷看菊花。农历九月的秋阳里，千亩菊花竞相绽放，为汉江绿谷披上了五彩斑斓的锦袍：黄半球如碎金铺地，白半球似雪落平野，万寿菊则像燃烧的晚霞，将江水染成琥珀色；波斯菊与格桑花在秋阳下舒展，肆意而任性。

记得当时迎面走来一群采菊姑娘，她们戴着靛蓝头巾，围着青底白花镶荷叶边的围裙，每人挎着一竹篮待烘的胎菊，一个个身形窈窕、面容清秀，仿佛是飞落在花丛中的仙子。她们友好地用方言与我们搭讪：“菊花茶明目清火哩，加了冰糖能润肺开胃。”其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姑娘看见蝴蝶飞来，便放下竹篮追着跑去。有文友拍下这帧飘飘欲仙的追蝶图。那个

深秋，那满谷的菊花，还有那追蝶跑的姑娘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每当忆起，都恍然飘来菊花的幽幽清香。

犹记得那年夏天，临近期末考试，同事们都在加班加点地赶教学进度，加之空气闷热，老师们深感烦闷。突然校工会发出一则通知：本周末全体教师去汉江绿谷吹风踏浪。消息一出，如清风扑面而来，燥热的校园一下子清爽起来。

出游那天，我们坐着游船吹着江风，吃着零食在江面游荡了两个多小时。当游船划开碧波荡漾的江面时，所有的郁闷和压力都随波远去。行至转弯处，忽见三五少年头顶荷叶，手撑竹筏顺流而下，筏头堆满刚摘的莲蓬，清脆的笑声惊起芦苇丛中的鸥鹭。这是多么美妙的天籁之音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离去的路上，回首绿谷，但见星垂平野，江流无声。忽然懂得：所谓“绿谷”，不仅是草木的葱茏，更是心灵的芳洲。

在汉江的涛声中，我仿佛听见海德格尔的呼喊：“人当诗意地栖居。”绿谷的晚风好像在说：诗意不一定要在远方，而是在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中。天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阿勒泰，在天地草木之间与真实的自己重逢，我们就找到了心中的“阿勒泰”。